

若你生在香港，讀名校學法律金融當醫生恐怕是旁人看來「最恰當」或者「最現實」的選擇。但總有那樣一班年輕人，陷在貝多芬或蕭邦或魯道斯拉夫斯基的世界裡欲罷不能，甘心隨了旋律的牽引，走進音樂殿堂裡朝聖。在這個人人關心港股關心房價關心誰的馬匹又跑了好成績的城市，這些愛樂年輕人的存在，好像回南天裡一陣忽然瀉下的陽光，讓人覺得原來夢想可以那樣的單純那樣觸手可及，只需掂一掂腳仰一仰頭的功夫。

本期，筆者約來本地年輕作曲家葉浩堃以及資深樂評人周凡夫，聽他們講講這些仰頭看天的年輕人的故事。若你仍以爲在香港學音樂是「搵唔到食」的營生，那你就太「out」了吧？



▼葉浩堃時常指揮演出自己的作品



▲相比古典音樂，葉浩堃直言對現代音樂更有興趣



▲葉浩堃與香港創樂團成員在Artistree演奏

## 夢想與荆棘

# 香港年輕音樂人的

# 樂與路

本報記者 李夢

六年前葉浩堃從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音樂系畢業後回港，「想繼續讀博士，或去中學教音樂。」他說自己是個挺懶的人，不會特意設計什麼未來，「哪裡開門就去哪」。

當時，他申請了中大的和港大的音樂博士課程。有一天收到中大的電話：「下週面試，你來不來？」他說：「我在美國呢，可能……」電話那頭說：「哦，那算了。」兩週後，港大給他錄取通知，導師是香港知名作曲家、曾任亞洲作曲家同盟主席的陳錦標。

### 學音樂也能「搵食」

一扇門關，另一扇開。  
二〇〇四年，葉浩堃中七讀了三個月，受不了物理和數學天天要跟數字和公式打交道，回家跟父親攤牌：「我不喜歡理科，想去美國讀音樂。」他沒有高中畢業文憑，只能從社區學院開始讀，原本父親不同意，後被兒子一句話「我一定會入到最好的大學」說動了心，放手讓葉浩堃去了大洋彼岸。

那時候，自小彈琴的張緯晴剛剛贏得鹽湖城四年一度的「少年珍娜芭侯雅國際鋼琴大賽」冠軍，馮景濤在萊比錫巴赫國際鋼琴比賽上獲亞軍，再算上早幾年的李傳頌在聖小提琴協奏曲比賽上奪魁並為陳凱歌電影《和你在一起》配樂，本地「八〇後」年輕音樂人漸漸嶄露頭角。習慣了送孩子去讀名校學法律學金融學醫科的父母們也發現，原來學音樂，不該被貼上「搵唔到食」的標籤。

「香港讀音樂的年輕人一直不少，不過近幾年去海外深造的越來越多，而且如今年輕人的想法和上一輩的音樂家很不同。」本地資深樂評人周凡夫說。他將「不同」的原因歸結為「時代變了」。

葉浩堃自小喜歡唱歌，也拉小提琴，去美國後選了聲樂專業，在社區學院學習一年多順利升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可他不安分的性格又開始作怪：「我不喜歡巴赫和舒伯特等人的聲樂作品，來來去去不停重複演出，好悶。」

他於是想到作曲，希望像自己鍾愛的波蘭作曲家魯道斯拉夫斯基（Witold Lutoslawski）那樣，寫出新鮮飽滿的現代音樂，而不是浸在古典和浪漫派名曲裡機械重複。他問教樂理的老師：我跟你學作曲好不好？於是，大三後半段，他轉去學對位法和管弦編曲了。

### 伯克利「魔鬼式」訓練

那是葉浩堃在美國四年多時間裡覺得最困難的一段：習慣了社區學院授課模式的他無法適應伯克利的節奏：「在社區學院時，一份功課可以做四個禮拜；可去了伯克利後發現，今天布置的作業通常後天就要交。」而且，美國教育重視通識（general education），音樂專業的葉浩堃除了學聲樂和作曲並繼續練習小提琴，還要選修其他課程。「我選了城市規劃、生物、天文……哦，還有越南文學。」他記得越南文學課本裡全是越南詩。上課時老師讀一句，下面一班同學唧唧呀呀跟着讀一句。

雖然葉浩堃覺得伯克利壓力大課業重，還給它起了個綽號「鬼地方」，但他知道，正是那樣「魔鬼式」的訓練，讓他從一個對編曲和電子音樂毫無所知的十八歲男孩子長成寫得出室樂和管弦作品的音樂人。那四年裡，他學會了煮飯（「我原本不知道雞翼是加了調味料之後才有味道」），學會了與室友相處，也找到了一輩子喜歡的事情。

二〇〇七年葉浩堃回港，帶着他之前寫下的一些室樂作品如《傀儡》，還有《雛鳥》和《阿瑪遜》等獨奏曲。當年的香港藝術節已有「新視野」系列，請來若干本地年輕樂手舉辦獨奏會，那一年出場的是獲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第六名的本地鋼琴家李嘉齡。同樣在二〇〇七年，香港中樂團開始與藝術節合作「樂旅中國」系列，演奏中國內地和香港作曲家的作品。一九八三年成立的香港作曲家聯會，在二〇〇五年前後活躍起來，從過往的每兩、三年舉辦一場大型活動到一年舉辦兩、三場，二〇〇六年更與政府文娛場地荃灣大會堂合作，舉辦名為「互動作曲工作坊」的藝術家駐場計劃。

### 競爭雖大機會也多

不得不說，葉浩堃回港發展趕上了好時候。雖然機會多了，但學音樂的年輕人多了，競爭也大了，能否立足還得靠自己一點點打拚。「如今的作曲家不要看譜，也要懂社交。」葉浩堃說。

他不諱言甫回香港時，事情進展得並不順利：「前兩年我的作品只有一、兩次公開演出的機會。」幸好當時他在港大讀書有獎學金，平時也教琴或幫人伴奏打打零工，無需太為生計擔憂。「但作曲家始終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台上演奏，能被人聽到。」葉浩堃記得二〇一〇年新年他許願事業有突破，「當時想今年若仍有一、兩場演出，或許就放棄作曲的夢想了」。不想新年假期後回港大，陳錦標找到他：喂，你的作品被德國現代音樂節選中了。

二〇一〇年果真成爲葉浩堃事業上的突破期：美國韓國歐洲世界各處飛，參加音樂節，「那一年我甚至拿到了一張飛行金卡」。去的地方多了，同道朋友也多了，而且這些演奏家和作曲家也給他帶來更多機會：獲相識於上海的台灣古箏演奏家委約，爲三把古箏寫一首協奏曲；凌晨一點在德國某現代音樂節上聽「噁噁噁噁」的電子音樂；參加印尼日惹現代音樂節，相當



◀葉浩堃在美國修讀音樂後回港繼續深造  
本報攝



◀周凡夫說如今學音樂的年輕人面對與上一輩不同的世界



◀本地鋼琴家李嘉齡曾獲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第六名



◀本地鋼琴家馮景濤



◀葉浩堃（左）與其博士指導老師陳錦標合影

「拉風」地坐電車往返排練和住宿地……

周凡夫覺得，如今音樂專業的學生雖面對日益嚴峻的競爭，但因處處資訊迅捷的年代，彼此間互相幫扶的可能性也高了。「本地演奏家委約本地作曲家爲其創作、演奏家組樂團開音樂會這類合作越來越多，因爲如今的年輕人好主動，識得建立社會關係。」

「這世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因緣際會。」葉浩堃說，若非去美國學音樂，自己一準成了日日坐辦公室打字的文員，不可能像如今這樣在香港教育學院音樂系謀到一份教職，不可能在香港室樂團擔任助理指揮，也不可能和朋友一道在香港創樂團的音樂會上穿百慕大短褲拉小提琴了。

### 打破傳統找新空間

除一眾年輕人自己努力鋪路外，香港電台和康文署等政府部門亦推出培育本地音樂人才的計劃或項目，譬如港台第四台的「樂壇新秀」（Young Music Makers）。自二〇一一年起，第四台恢復每年舉辦「樂壇新秀」比賽，發掘本地樂壇人才，並爲其事業發展建構平台。經過現場試聽和錄音等環節選出的樂壇新秀，在港台直播間舉行閉幕音樂會，並合作推出一張專輯。

「如今的傾向是，有什麼問題都找政府。」周凡夫覺得，政府在幫助本地年輕音樂人和樂團建立事業時，也會有譬如「水準如何」，「有否公開演出的能力和經驗」和「能否長久留在音樂圈發展」等等考慮。「政府幫助年輕人，會考慮他們有否演出經驗；可年輕人因缺乏資源和資歷，初期舉辦音樂會通常要尋求政府資助。」周凡夫說他們常在康文署轄下的音樂小組開會時討論這個「矛盾」，但至今仍未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法。

「其實除政府外，一些民間的商會和基金會也願意在年輕音樂人才的培養上出錢出力。」周凡夫說香港作曲家協會設有基金幫助本地年輕人籌辦演出，音樂學院的老師也樂意幫自己初出茅廬的學生物色排練和演出場地。他還說如今的年輕音樂人可以嘗試在教書和入樂團這類傳統事業發展模式外，「找些新的空間和可能性」。今年情人節夜，周凡夫在荃灣大會堂聽了本地音樂組織Music Lab一場音樂會，「他們打破了傳統音樂會的模式，將演出分爲上中下三段，還請來一位流行歌手合作。」而葉浩堃和朋友合開了一間演出策劃公司，業餘還幫樂團設計音樂會海報。

### 做好長久等待準備

「好不好不重要，關鍵是他們敢於嘗試。」周凡夫說，音樂欲在當下發展，不得不面對內容轉變的趨勢。他所說的「內容」，除了音樂會曲目，還有音樂人對自身角色的認知和定位。

去年底，葉浩堃參加香港作曲家聚會，坐在一行家身邊。席間，行家接到國際藝評家協會（香港分會）電話，說想找一位寫古典樂評的新面孔。「你行不行？」行家扭頭問他。「那我試試吧。」於是，他的指揮、作曲、男高音、小提琴演奏者等一衆街頭之後，又加了一個「樂評人」。

「寫樂評純粹爲自娛。」葉浩堃說自己懶，做事少些不依不饒的急迫勁頭，可正是這樣的不急不慌，令到他的事業一開始便循了從容淡定的步速。五歲起練習小提琴的他，如今每周六給幾個十來歲的孩子上小提琴課。「有位媽媽跟我說她不想逼孩子考級，只想她憑興趣自由發揮，我覺得這好極了。」在葉浩堃看來，「for fun」是音樂人最好的狀態。

「我一點都不急，而且我知道這事也急不得。」就像他喜歡的魯道斯拉夫斯基，二戰時曾在咖啡館彈鋼琴謀生，樂譜丟失潦倒至極，卻在戰後憑《管弦樂協奏曲》奠定世界知名作曲家的地位。魯道斯拉夫斯基等了十多年才等到自己的《第一交響曲》首演，而葉浩堃說，他也「早做好了等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的準備」。